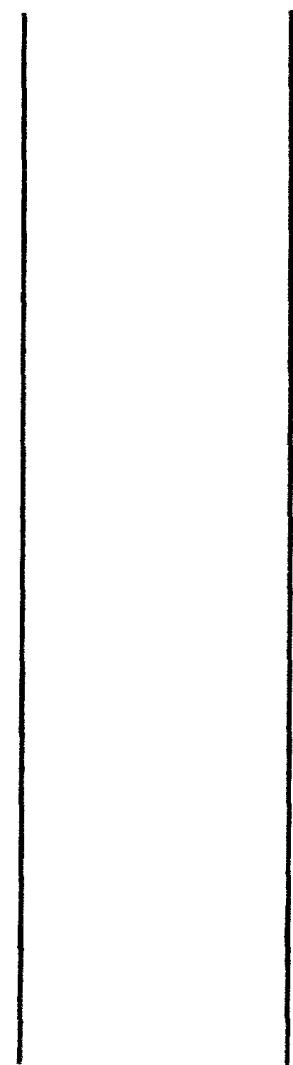


426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胡 适：尝试集（八首）	(1)
康白情：庐山纪游三十七首.....	(8)
郭沫若：凤凰涅槃.....	(49)
冰 心：繁星.....	(63)
春水.....	(68)
冯雪峰：湖畔·春的歌集（八首）	(75)
潘漠华：湖畔·春的歌集（八首）	(80)
应修人：湖畔·春的歌集（八首）	(86)
汪静之：蕙的风.....	(91)
闻一多：死水.....	(102)
徐志摩：我有一个恋爱.....	(109)
翡冷翠的一夜.....	(110)
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.....	(113)
爱的灵感.....	(114)
郭沫若：瓶.....	(133)
李金发：弃妇.....	(174)
夜之歌.....	(175)
戴望舒：雨巷.....	(180)
我的记忆.....	(182)

穆木天：	苍白的钟声	(185)
卞之琳：	圆宝盒	(190)
殷 夫：	别了，哥哥	(195)
	血字	(197)
臧克家：	烙印	(202)
艾 青：	向太阳	(209)
田 间：	给战斗者	(227)
冯 至：	十四行诗	(243)
胡 风：	安魂曲	(266)
何其芳：	回答	(336)
艾 青：	在智利的海峡上	(343)
	礁石	(351)
流沙河：	草木篇	(355)
白 曰：	吻	(359)
邵燕祥：	贾桂香	(362)
穆 旦：	葬 歌	(370)
蔡其矫：	雾中汉水	(378)
	川江号子	(379)
	波浪	(381)
佚 名：	大跃进民歌	(385)

郭小川：	望星空	(393)
	白雪的赞歌	(407)
洛 夫：	石室之死亡	(469)
林亨泰：	风景 NO · 2	(477)
痖 弦：	如歌的行板	(480)
余光中：	敲打乐	(484)
佚 名：	天安门诗抄	(493)
杜运燮：	秋	(499)
李小雨：	南国情思	(501)
舒 婷：	珠贝——大海的眼泪	(509)
	往事二三	(511)
	流水线	(512)
	会唱歌的鸢尾花	(513)
顾 城：	小诗六首	(529)
北 岛：	回答	(537)
	迷途	(538)
	太阳城札记	(539)
杨 炼：	诺日朗	(544)
林 子：	给他	(552)
伊 蕾：	独身女人的卧室	(561)

胡 适

尝 试 集

蝴蝶

两个黄蝴蝶，双双飞上天。
不知为什么，一个忽飞还。
剩下那一个，孤单怪可怜；
也无心上天，天上太孤单。

1916年8月23日

鸽 子

云淡天高，好一片晚秋天气！
有一群鸽子，在空中游戏。
看他们三三两两，
回环来往，
夷犹如意，——
忽地里，翻身映日，白羽衬青天，
十分鲜丽！

• 1 •

一颗星儿

我喜欢你这颗顶大的星儿。
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。
平日月明时，月光遮尽了满天星，总不能遮住你。
今天风雨后，闷沉沉的天气，
我望遍天边，寻不见一点点光明，
回转头来，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。

1919年4月25日夜

威 权

威权坐在山顶上，
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。
他说：“你们谁敢倔强？
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！”

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，
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。
他们说：“等到铁索断时，
我们要造反了！”

奴隶们同心合力，
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。
山脚底挖空了，
威权倒撞下来，活活的跌死！

人力车夫

警察法令，十八岁以下，五十岁以上，皆不得为人力车夫。

“车子！车子！”车来如飞。

客看车夫，忽然中心酸悲。

客问车夫，“你今年几岁？拉车拉了多少时？”

车夫答客，“今年十六，拉过三年车了，你老别多疑。”

客告车夫，“你年纪太小，我不坐你车。我坐你车，我心惨凄。”

车夫告客，“我半日没有生意，我又寒又饥。

你老的好心肠，饱不了我的饿肚皮，

我年纪小拉车，警察还不管，你老又是谁？”……

1917年11月9日夜

一 念

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，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；

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，总不会永远团圆；

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，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；

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，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！

我这心头一念：

才从竹竿巷，忽到竹竿尖；

忽在赫贞江上，忽在凯约湖边；

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，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！

一 笑

十几年前，
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。
我当时不懂得什么，
只觉得他笑的很好。

那个人后来不知怎样了，
只是他那一笑还在：
我不但忘不了他，
还觉得他越久越可爱。

我借他做了许多情诗，
我替他想出种种境地：
有的人读了伤心，
有的人读了欢喜。

欢喜也罢，伤心也罢，
其实只是那一笑。
我也许不会再见着那笑的人，
但我很感谢他笑的真好。

1920. 8. 12

梦与诗

都是平常经验，
都是平常影象，
偶然涌到梦中来，
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！

都是平常情感，
都是平常言语，
偶然碰着个诗人，
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！

醉过才知酒浓，
爱过才知情重：——
你不能做我的诗，
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。

【述评】

胡适，(1891—1962)，安徽绩溪人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。1917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，获哲学博士学位，同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，校长。早在1915年他就在美国和友人讨论“诗国革命”和“文学革命”问题。1917年，写成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在《新青年》和《留美学生季报》上同时发表。这是他关于文学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，也是提倡白话文学的一篇正式宣言。回国后，1919年，在《星期评论》上发表《谈新诗》，标举出“诗体大解放”的主张，并据此提出：用白话作

诗，可以“不拘格律，不拘平仄，不拘长短；有什么题目，做什么诗，诗该怎么做，就怎么做”。诗的音节，他说全靠：（一）语气的自然节奏，（二）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，平仄是不重要的。用韵，他说有三种自由：（一）用现代的韵，（二）平仄互押，（三）有韵固然好，没有韵也不妨。方法，他说须要用具体的做法，不可用抽象的做法。这篇文章所谈及的意见，几乎成了当时新诗创作与批评所共同遵循的准则。

胡适不仅是新诗的倡导者，而且也是最初的尝试者。1917年起就开始在《新青年》发表白话诗。1920年《尝试集》正式出版，本人写了万言自序，钱玄同也为之作序，两年内销一万部，影响很大。关于白话作诗早有争论。梅光迪说：“文章体裁不同。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，诗文则不可。”（《致胡适》）胡先骕说：“诗家必不能尽用白话，征诸中外皆然。”（《中国文学改良论（上）》）任叔永说：“白话自有白话的用处（如作小说演说等），然不能用之于诗。”（《致胡适》）《尝试集》出版后，胡先骕在《学衡》创刊号发表长文《评尝试集》，对新诗的理论与实践，作了全面否定。他说：

总观以上之讨论。吾人可知胡君之诗所代表与胡君论诗之学说所主张者。为绝对自由主义。而所反对者为制裁主义。规律主义。……其共同之性质。则为主张绝对之自由。而反对任何之规律。尚情思而轻智慧。主偏激而背中庸。且富于妄自尊大之习气也。……《尝试集》之价值与效用。为负性的。

胡适在《尝试集·四版自序》中说：“我自己正在愁我的解放不彻底，胡先骕教授却说我‘卤莽灭裂趋于极端’，这句话实在未免过誉了。”而茅盾在1922年第31期《文学旬刊》上的文章《驳反对白话诗者》，则回答得比较有力。他写道：

……古人所立的规式格律，当然是古人为表现自己思想的方便而设，何能以之为诗的永久法式？如果古人有这思想，那么这便是专制的荒谬的思想，如果古人本未尝有此思想，而后人强要奉之，则后人便是奴隶的不自尊的思想了。真、善、美，不是附属于形式的啊！……

成仿吾在1923年《创造周报》第7号上发表《诗之防御战》，也批评了《尝试集》，但是是从它不是好诗的角度立论的。胡适在《尝试集·四版自序》中自己也承认：“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，很像一位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女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，虽然一年放大一年，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‘缠脚时代’的血腥气。”《尝试集》的确存有这种缺陷，然而，无论如何，这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第一部白话诗集，尽管难免幼稚和存留旧的痕迹，但是“万事起头难”，它在新诗发展上开创风气之先的历史地位和价值，还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。

康白情

庐山纪游三十七首

—

外湖里的水给夜雨后的凉风淌着。
堤上的草吹得只是拜。
两件单衣都凉透了。
摩托车从新坝上直开到妙智铺，
二十几里的工夫就到了。
过眼的东西都飞也似的过去，
只觉得满眼尽是莽苍苍的。
莽苍苍的之中蜿蜒着几条红路。
莲花洞怕被云迷了。
山邪？
云邪？
那里看得清楚呵？
却又何必看得清楚呵？

—

无勇莫游山，

我心里常常这么想着。
十八里的山程远么？
你自己不作工，还要带累几个人跟着你不作工，还要
拿钱买些痛给你们，
这个理出在哪部经上？
你的脚带来干什么的！
你自己不走，也算你自己游山么？
这时我心里更不断的这么问着。
一个提包一支杖，
更脱下一件单衣，
飞也似的我就往山上走去了。

寺哪，庵哪，洞哪，
我也没有心问他，
只韵着流泉的玲珑声，
望白云的深处上着。
饱我有凉透了的粥；
饮我有激流的泉；
润我有霖霖的雨。
——我还有什么不足呢？

究竟他们的担负要重些，
挑担子的也给我赶过了，
抬箱子的也给我赶过了。
我们的衣裳都湿透了。
看看就上到筋竹岭了。
山阿里流泉打得钦里孔窿的响

引得我要洗澡的心好动，
我就去洗澡。

石塘上三四家荷兰式的茅店，风吹得凉悠悠的，
引得我要歇憩的心好动，
我就去歇憩。

隔壁一个挑担子的，
蒲扇不住的扇着，
茶不住的喝着，
周身的汗不住的流着，
眼里带着种惊诧的神光，不住的把我打量着，
引得我要问他心好动，
我就问他：
“朋友，好汗呵！
几颗汗换个钱呢？”
他望着我笑了笑，
却未曾想出什么话来答我。

三

筋竹岭上的路更陡了。
山是层层迭迭的；
路却螺旋似的回绕着他们。
仰头看不上百来级坎子；
埋头也看不上百来级坎子。
满地的溜泉；
满山的酷日；
好在筋竹儿有风，还平平淡淡的吹着。

夹着路旁的都是筋竹儿，
野草在竹缝里茸茸的填着；
也杂得有些朱黄的萱花。
最可爱的是岩边吊着的那一枝，
我便攀下它来簪在帽子上。
经过一根板桥的时候，
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很勤快的在那里洗她的手巾。
我问得她爱他，
便又把它从帽子上取下来给她了。

哦！云来了。
四面的山都不见了。
前后的人都不见了。
天陡然阴霾了。
瀑布也不知道在哪里，
却尽作他骇人的撞声。
忽然几阵飘风，
云从山顶上沉下来，
露出一点——二点的青峰，
红红绿绿的牯岭已在前面。
山下白蒙蒙的——
只怕又在下雨了。

四

山坳上零零碎碎，断断续续，上上下下的排着许多颜

色鲜艳的房子——各种西洋式的房子。
黑压压的，横成一杠的却是中国式的街道。
除了就是绿荫荫的草木了。
除了就是绿荫荫的草木里破开的几条白的道路了。
卖苹果的，卖沙发的，
卖领带的，卖牛津大学的书的。
九江和南昌还不容易找的，这里倒有了。
拖下驮的，
对对往来的，
长裙短袖烫卷了头发的，
九江和南昌还不容易见的，这里倒多着了。
微调的歌声，
三味线的歌声，
苏格兰的歌声，
“春之花”的歌声，
赞美上帝的歌声，
九江和南昌还不容易听的，这里倒处处都是了。
好一个欧化的牯岭呵！

从北山上看转来，
全岭在望，
觉得她娇滴滴越显红白，
我们住的大观楼也格外衬托得好看。
回望九江，
正好给暮色笼住了。
基督教青年会里消夏的学生，都男男女女，三三五五的
在草径上游着。

他们大半都穿着夹衫子，或套着黑的夹背心。
哦，这不还是七月么？
好一个艺术化的牯岭呵！

五

昨夜通宵的润雨，
凉得我这时候才起来，
窗外的炊烟已晒得成了紫金色了。
远处怕不能去游了。

花洲有两叶，
和我同住在一块儿。
我有什么呢，他们却这样的喜欢我？
我们一见就如故了。
我们要游去就一道儿。
我们何不上南山去游游去？

六

上山！上山！
一路的白泉；
一路的石桥；
一路的红房子；
一路绿釉釉的松；
一路朱黄的萱花；
一路的泡桐树。